

皇

明

史

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一

朱國祜輯

平府江

府江諸苗東岸屬平樂曰右江西岸屬荔浦曰左江延袤千有餘里樹木藤蘿深茂交錯巢峒互相盤結沿江偷劫最重者魚鹽彼視我甚明以鐵鈎鈎船或上樹顛投石無一得免禦貨投人江中爲常歷來烈而焚之伐大木前後數千章其患稍息然潛伏突出終莫能禦也嘉靖中陳金用兵尚不及東岸其曰北三北五生齒日煩西岸益與購出沒爲患酋長楊公滿等率荔浦坊郭

平樂樂山及峯門南源諸所捕未安知州楊惟執以數  
百金贖歸殺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等所謂東歐西里  
及三都五都諸賊相與表裏又多用騎兵一日夕馳數  
百里人悍耐勞苦俗號剗馬賊常陳兵走東粵略三水  
清遠諸縣遷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劫府庫奪道  
左諸遇使行李李副使戴僉事並受其禍逋酋常明甫  
及其子十餘人抵右江焚大盧等七村攻博樂等二十  
村兩江守巡劉穩沈子木告于巡撫鄒應聘總督殷  
正茂奏聞是歲隆慶壬申七月也以李錫爲總兵協以  
參將王世科錢鳳翔徵土兵合三萬六千人副使金柱

鄭茂監軍龔大器劉廷舉紀功叅政談直督餉十月十五出師王世科攻古西巖口破之斬捕二百四級賊奔入笋尖古造阻山爲巢四城東蘭兵搏戰斬三百五十三級已疏捕諸山斬八十四級餘黨復走南源雞籠山追逐斬二百二十二級還攻西南青殿木魚諸巢斬楊公滿等三百六十餘級錢鳳翔攻東岸黃洞古摺橋洞破之生得黃公護斬一百一十三級攻黃泥嶺水漥洞生得黃公送斬一百二十六級疏捕何冲莫家冲斬二百一十級餘黨奔入倒流苦竹蒲巖諸山追斬四百一十六級都司王承恩提田州兵擊龍巖破之斬二百二

十二級兵益進至癸酉春正月連斬二千餘級合前四千六百六十七級俘獲四百四十八人沈于水遣指揮下碧奉徽入北三北五宣 朝廷威德超降喇老常法真等皆願歸所奪田輸賦許之前是蕩浦之峰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末安之古眉諸羣司爲諸獯所奪議改土巡檢分領督以尋梧叅將一人兵二千人歲時巡警平樂至梧州五百餘里而遠中間皆無郡縣在唐宋時有龍平思勒馬江沙亨諸縣久沒爲猺獯窟穴乃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及仙廻土司卽龍平舊址立縣曰昭平屬平樂府兩岸闢五道列十三屯歲幾通行

雖問一出掠然亦益稀矣 諸徭旣破置土吏上中屬  
屬名色把摠齊凱下崗屬土官故事平樂管兵三百五  
十人人給餉月入錢壬午冬參政陳應春裁爲六錢戊  
卒張鳳猾且好亂倡議請增餉約其黨分爲五總直走  
城中鼓噪脇增殺人燒民居會齊凱詣府兵備葉朝暘  
使守備武應龍同凱往諭竟相隨渡江去總兵呼良朋  
提標下卒馳縣則營中叛去者已二百六十餘矣鳳凱  
走荔浦城下叅將白玉提末寧兵至諸叛卒見之皆股  
栗猶發乘矢玉擊破之斬二百六級生獲鳳凱等二十  
二人事聞 上謂平樂太守周圻支放後期致激衆倡

亂逮問給事中陳璧言致圻重法非所以肅反側于之心振國威給事中鍾千淳則言府江去蒼梧尚遠其間山高林茂爲兩粵咽喉而府江又南岸之遁逃藪譬兩岸則門戶三峒其堂奧也非兵不守將非其人不堪彈壓部覆叛卒旣伏誅三峒或易以把總或易以土官而管兵則莫若練土著稍厚其廩餼以招致之報可圻竟奪職

平羅定

羅定在嶺之極西與雷廉相接廣一千三百里巖洞貫串蹊逕曲折穉生長其中日跣躍時亦迷所歸往但以

峒姓爲別號曰峒獠自來大征所不及既各處用兵多  
所破碎其脫走與一切亡命附于巢者號曰浪賊蓋獠  
盤腹心此則其耳目羽翼也其酋曰風三合陳地平盤  
大面等尤彊悍殷正茂爲總督議討之會遷去不果繼  
以郭守乾進兵行至隘口不敢入遣使招之出就撫者  
爲良猺浪曰撫民頒賞賜師旋輒又出掠又撫又掠以  
爲常近地數百里咸被其害而我軍衛時入其藤臘窰  
漆砂椒之利共掩匿居民受毒斫者下跡捕不可得反  
有縛而沉諸江者萬曆丙子凌雲翼摠制擇衛所官士  
人分道持檄撫之降者自占姓名書于冊麻軍皆團結



爲營初亦佯聽編藉實縱恣如故特張江陵賞國用首  
省吾破都掌蠻受賞凌覽之欲取爲功集所屬議之皆  
曰徭根穴深固不可輕探彼以款狃我我亦自狃爲常  
且兵不用命驅之甚于畏虎徒費餉一番攘攘又多生  
謗柰何獨一老弁自請言事進之曰徭所畏惟狼兵前  
調至不給賞惟以搶畧爲務故無功若先賞鼓其勇徭  
不足平也從之請于朝徵狼兵十萬人浙兵五千人合  
土兵凡十五萬人于肇慶設靖夷道起副使李材蒞之  
張元勳總兵是時東山則有富祿之險栗子之險羅石  
之險攬凹之險富林之險雙洞之險潭口之險西山則

有都門之險古芳之險鳳凰之險雞籠山之險兵分  
道偏將朱珏軍羅旁劉天慶軍瀧水陳璘軍信宜王瑞  
軍岑溪楊瑤軍宜春陳典軍新興倪化中軍德慶黃允  
中軍伏峒徐天麟軍南鄉侯熙軍茂名叅政沈子木趙  
可懷周浩等監軍兼督餉下令狼兵斬一級者予銀一  
兩皆大喜赴鬪甚力自十一月二十齊進明年丁丑三  
月十五日諸巢悉定凡破五百六十四所斬一萬六千  
一百四級俘二萬三千餘人降者六千四百餘人奪還  
被虜者萬有餘人奏捷先是瀧水縣東西山之中孤懸  
賊巢設一千戶所僅供城守瞭望之用至是陞爲羅定

州設神電衛東山黃窰峒設東安縣西山大峒設西寧  
縣東安南六十里曰南鄉又西南一百里曰雷霖西寧  
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又南一百二十里曰函口設一守  
備兵一千二百人往來巡緝改嶺西巡道爲兵道駐羅  
定州彈壓陞雲翼右都御史張元勛右都督加賞餘各  
有差告 郊 廟宣捷後已卯東山浪賊誘撫徭西山  
岑溪諸峒賊及逃卒犯思慮營殺傷哨官又犯封門所  
僉事侯應壁引把總伍科擊走之叅將陳璘被劾戴罪  
立功璘進攻石牛青水諸巢斬三百六十六級皆紅豆  
鐵場餘黨曩所未撫之寇也璘遂留鎮羅定兼備東安

南寧二縣未幾部下九百餘人走江上奪舟遁去蓋裨將侵漁而撫民江子德等憤而爲之倡也行至清遠所過擄掠璘遣兵襲執子德等斬之餘皆歸降于是定撫民皆附土着免其征調始得安至癸未東山建關王廟長春寺璘調營兵三百人克役令各出金錢以施方正月大風雨皆怨適後營隊兵由白眉峒至右營隊兵自南山至並轉水東門飲醉畧商民米菜哨官劉一鸞譙責之管兵執礮杖幾死遂反東安令陳公大閉門城上撫諭不從恣殺掠璘率兵追及斬首惡黃玉并其黨百餘人餘逃入賊巢糾合撫搖及守備歐泮所部叛兵並

竄粵西屯陸川劫北街璘復擊破之斬八十四級御史  
劾璘虛冒軍餉激變得白立功贖罪總兵戚繼光亦至  
合擊大破之斬二百餘級

蛋戶

廣東雷廉之間有蛋戶盜珠爲患久矣其酋長不一惟  
蘇觀陞周才雄羅漢卿曾國賓最著皆來自安南阻島  
堦多浪爲險日夜習水戰舟楫或八櫓或十櫓諸賊能  
自操舟乘風行波濤殆若閃電急輒走入水水不能爲  
災海上號爲水獺視我海上師一可當百世擅珠池利  
徃徃交驩大因而稱貸迺招致四方亡命千餘人自

術然惟利是視往往爭便益自相賊雖其親戚兄弟不顧也漢卿阻中路港尤貪暴諸偷襲殺之萬曆元年曾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明年犯上村及合浦冠頭嶺五年犯永安還入大廉角軍中大疫悔禍請降七年祥爲珠商所迫鼓棹入于海因犯南板村受招撫復降是年蘇周二酋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軋體村又犯安南末安州我兵追急二酋乃逃還烏禿烏禿北枕高山南濱大海采巨木建屋居令部曲相保爲壑壘開東西二大門其一函海往來得通他門皆重封誠門者弗爲通啓閉必張旂鳴金鼓晝夜嚴儆惟恐官一旦得入掃其穴

也九年犯斷州斷州去未安所甚近百戶張禧備白沙  
哨千戶出治備濱蒞哨蘇至禧攻其東治攻其西治長  
於擊劔橫行諸蛋中無敢當者然卒被創死都司陳居  
仁廣州推官汪堯卿引白鴿寨兵追逐斬十餘級蘇等  
遁走復突入東山殺掠分守張明正陸萬鍾請用兵樓  
船二十七艘爲西哨督以把總李如桂三十一艘爲東  
哨督以指揮文濟武分兵斷其走路雷廉高三府軍分  
道倚之期九月十八日出師下令自縛歸降者聽賊聞  
夜半從欖樹港遊井村我兵追之生獲蘇觀陞蘇觀深  
陳鷹瓜等一百八十九人大風從西南來蛋舟多湛死

諸將分道逐捕餘皆請降 梁本豪者廣海蛋酋也先  
曾一本雄海上豪誘導入城中本既死豪竄于海曲其  
黨漸集至千餘人結東倭西番將寇省城已有約爲內  
應者矣壬午撫按陳瑞羅應鶴發兵討之指揮徐瑞陽  
往光萬備倭把總張容正住虎門備雷廉諸蛋叅將楊  
爲棟白翰紀備外海游擊沈茂指揮王權備內海分守  
周之屏同知朱一相營居中皆令乘白漕大艘不足則  
借及漁舟七月十五日分道並出沉其船二十餘艘生  
獲本豪等四十二人俘獲四十四人餘斬獲又數百人  
聽撫者二千五百餘人而海賊 許俊美從吳平爲亂



一旦詣高州願以功贖衆皆不信逸去官軍追戰破之  
復追至雷州望雞山幾獲遇大風舟多沉俊美迺得走  
馬頭背登山矣俄匡門蛋民請兵合勦海道檄各縣商  
漁船兵四面攻之俊美鼓而出香山大濠議治艚船往  
討時海賊鄭大漢張朝乘隙相扇而起漢犯瓊海朝犯  
甲子碣石之間我兵駐虎跳門未敢進會諸偷私相攻  
擊迺殺俊美及其妻棄屍水中鄭張二酋旋亦被獲蓋  
海賊甚多先有林道軋者澄海人剽畧海上與諸良  
寶來降凡三千人給田千畝自耕而食聽調立功隆慶  
中總兵郭成調乾征魯一本有功雄據禦貨日益甚

督殷正茂佯寬假密囑叅議顧養謙圖之。軋有侄曰茂先，在彭亨國爲都夷使，密約軋于萬曆癸酉二月。軋謁叅政陳奎曰：「極知制臺意不容抗，非吾事，降亦不免。男子各自求生，豈必中土遠托異國不復還矣。」繳舊所給十七劄徑出。旣行至甘浦寨，制臺檄安南暹羅索軋。及老賊何鸞等報曰：「軋今更名林浯，梁在臣海灣中聲欲會大泥國來攻，不得已與爲盟而去。今已行至頭關矣。頭關者閩海之大洋也。香山灣人吳章佛卽機人馬囉咻，並請自治，裝往擊軋，許之不果。初軋在東埔發兵攻暹羅，不克，制臺使人賞諭東埔，令與暹羅並攻軋。」

覺格殺番衆畧其舳艫往佛丑海嶼而去竟莫知所終  
諸良寶潮撫民也曾一本既誅其黨許瑞二千人逃  
在海島寶與瑞有隙相攻殺既與林道軌歸降亡何復  
縱兵殺畧道軌逃入于海寶亦接踵去尋與林鳳合兵  
爲寇戰敗走後突犯陽江燒諸村落泊大金門數日乃  
去復歸原巢巢皆高山臨海維以土垣聚死士固守攻  
之輒失利乃以陳璘爲叅將督軍賊方出洋擊敗之追  
至三丫港賊棄船登巢璘分兵四面攻之築土山乘城  
而人生獲良寶共斬一千二百三十級時甲戌三月初  
十也 林鳳潮逋酋從諸良寶寇掠爲總兵俞大猷所

敗遂泛大洋未幾自玄鍾所還潮陽請降授以官令散  
諸海舟不奉命曰官易欺人竟以百餘艘突入清瀾所  
港从雨城頽引衆入畧畜產鹵七十人而去地介閩廣  
間集兵夾勦遂至大星海斬二百五級俘七十五人奪  
三十四艘風述至香山已復自大金海至北津入汾州  
之頭海復集黨畧商船環結爲圓我兵規知用大艚舟  
載火刻日攻之覺而遁去追至臨高外海斬一百餘人  
鳳復自長沙港走白沙湖跡之匿于老萬山邊已涉開  
海至澎湖潛往呂宋築玳瑁港爲城自稱國王欲脅番  
衆我守將諭呂宋招番兵五千人襲港內焚其舟幾盡

還走于湖遇巡海兵擊之斬二百級衆縋三百人舟不  
過二十艘復掠柘林靖海碣石之間奪漁舟民船遂至  
一百五十餘艘徜徉海中時以小舟進內港取雜貨厚  
與之直海中諸較亦入其賄庇之不發風亦慨然曰道  
軋吾師也逆遠遁後風黨澳主黃裳劉興策莫敷教等  
使酋長至潮請撫曰風已走西峇年老不復來矣寬之  
容吾等歸故土爲良民報允二千餘人皆復業惟林奇  
材李茂等三大夥復回道乾寨中盡收財寶而去又數  
年死

杭州兵變

浙故有羅木管見勝國時在候潮門外常是歷來屯兵之所倭患棘胡宗憲爲總督聚兵四千五百人多括蒼諸郡應募者携家長子孫習練武藝雄勇有根抵入城與三衛兵及居民爾汝不甚忤歲終還故里置土物來營交易爲生差得相安督撫一號令踈踴立備器械應調世遂稱浙兵浙兵云其營沿江結柵編舍近營中起一浮屠江海本相接自海口一望連亘二十餘里甚整賊頗懼之胡方用兵自月餉一兩二錢外賞厚而罰嚴士皆用命卒以成功既事平得罪去尚書趙孔昭代定月餉九

錢五分一切操賞花布而已兵分九營歲以七管防海  
汛汛畢乃歸江陵當國久廷臣爭言汰冗費首及兵餉  
仍鑄錢折廩俸給事中崇時新疏請再減管兵廩三分  
并請以新錢半之新錢五常舊錢十京師舊錢甚薄罕  
用新又精好上下軍民通行抗人徂舊不習新新者無  
以喻舊直反倍之遂擁不行管兵相率訴于監司第云  
常言之兩臺使時兩臺使爲張文熙孫旬明日管兵詣  
臺廩訴許言于中丞中丞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吏驟  
遷第曰奉 旨奈何兩臺使不敢爭令予錢自如衆乃  
洩洩爲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吳持之益堅蓋自萬曆季

已冬起至壬午二月盡鼎沸不止衆知有變于是兵有  
爲首二兇曰馬文英楊廷用三月初二日捕其黨謀于  
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擁至軍門人各執一兩  
蓋林立大呼中丞不敢出排門入中丞匿它室跡得執  
之帕首以竹兜乘之至管窘辱甚勒反狀誓死不從兩  
臺並至爲請南關主事王謙兵部尚書崇古之子也有  
膽略聞變盛儀從往麾曰汝曹何爲者朝庭清明四夷  
賓服吳公節制大臣敢捫辱汝欲反耶家大司馬擊十  
萬虜如群羊汝阿反反卽族矣衆錯愕跪以缺節爲言曰  
易耳卽取二千金畀之聽命二兇猶勒吳股削狀乃釋



歸兩臺執謙手曰今日微君我輩幾不免杭城百萬流血矣明日二克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妖隊中逶迤亦以待乃陽自縛詣吳吳慙不見遂詣兩臺曰吾二人實爲之請受法它毋與也皆好語慰藉之具其事聞時江陵已病憊聞之頗悔懼廷推當往者兵部右侍郎張佳胤先令滑縣擒巨盜填撫江南上谷皆有定亂功威名甚盛加兼副都以行陞許聞河南遊擊徐景星謀勇請調浙管許之令疾馳至軍察變吳方避候茗中出代于平望張行至嘉禾而杭城民變報至杭城內外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振名曰火州

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皆不任相率倚豪家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文與市猾韓謹等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下同知吳日強問狀鄉御史沈楨以爲不可仕卿憤憤曰謂我曹無爪距管兵之不若耶已復謀曰此非官意官素患苦諸勢家爲梗我撲而焚之官聞無弗快且從衆言或走告御史急密報所司執仕卿杖而荷三木于市諸猾嗾衆奪之亡賴子饗應至千人走御史家縱火焚屋掠其貲仁和令陳良棟錢塘令孫琬並馳救被圍漏盡兩人微服衝出得免其

勢遂張各據隘巷以所奪諸絳襦裙折竿爲旗矯令令  
每家懸一燈十家插一旗耀如白日而益燔都給事中  
陳三謨等家擄金錢甚多時爲四月下旬張且行且偵  
聞之歎曰無知輩效尤營兵取死可憐也徐景星亦馳  
至問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尚在耶曰猶  
未動也曰吾得之矣速馳之二兒率兵來逆覘張談笑  
自如又寬然長者私謂其儕曰名果不虛是能容我且  
不可犯也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諸亂民持挺嚮臺者可  
二千餘張從數卒乘肩輿出至望仙橋相值皆羅跪置  
其叱曰汝必有所苦與甚不平事盡言之衆乃以司夜

役告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猶激至此且易女族卽下令除之衆始散去然陽散其饑欲旣熾狂悖益不自制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置鑼巷哭聲達旦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張怒曰余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召景星曰民果反矣能制民者獨營兵耳營兵方負重罪汝試往說之必得要領以報然營兵實利民亂幸自寬景星刺得其情召二兇飲之酒謂曰杭城焚蕩如此人謂汝輩作偏彼特效尤是利歸亂民罪獨歸汝也汝何以堪此不若取之爲功二兇心動猶曰官家一日

事平卽有功恐不足贖景星笑曰前幕府已得罪去汝輩不殺人不劫庫方整隊出迎若無事然新幕府寬仁大度已具草以安集報適值此變易合易與游微卒奮臂可縛營兵皆虎士失此機會倘爲所先恥就甚焉且賞可邀而坐失之誰謂汝勇且智者皆聽命卽召入臺諦視曰昔首雖而自縛以獻者非汝耶叩頭曰死罪有之曰徐將軍開汝生路此吾意也汝知否叩頭曰具知願効力以死報于是出驍健爲先鋒徐遊擊爲中軍兩營爲左右翼次之郡邑民兵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戒毋多殺前薄亂民敗之菜市橋火場又敗之褚家堂又

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卽行剽所就俘累累反  
縛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卿謹在焉前已要臺使者  
至訊得其倡謀挾刃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  
之懷門各司墮死者又數十人餘悉放歸於是諸惡少  
烏獸散不敢復出聲而郊遂之猾謀爲應者甫及門而  
逃惟恐蹟之矣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太過裁  
服太甚苟欲以自戕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醜孽  
醜毒積久必潰大兵變民變此特二端且天下隱憂尚  
有深於此者江陵已病篤得之且喜且愠部院來請事  
額曰漸撫議是覆允見滅賜張飛魚衣及白金文綺而

悍卒在肘腋間急之則或生變假它事罪之或密掩而  
弊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囚陽謂二兒曰功差足贖  
矣卜之刑帶榜於營曰還爾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  
也或帖然服獨二兒者始賈衆怒辱中丞而當自縛時  
又要衆以一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歛  
贖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索衆始恨之未有以發也  
傾其氣震溢往往遊廛市間兒視其人加武斷焉人亦  
惴恐相奉莫敢誰何時議浙中監司不任自學使劉東  
星外普易抗嚴道最急難其人顧養謙前在雲南平土  
酋號知兵已轉金階分守請于吏部得之夏秋間科試

事迫嘻嘻談文并遊山水閒顧既至畢試事密謀俟春  
汛發兵時處分惟徐遊擊得與聞訪諸營最桀者自二  
夷外東右營陳德勝東中營方子龍東前營李文高東  
後營張賢西右營陳文滿西前營吳章成西後營盧州  
凡七人而指揮李承勳有心計方難發時仗劔護中丞  
獨力衆頗憚之旣得免反德之曰非公遂犯大逆至是  
嗚徐潛結爲用旣然曰固所願也至期爲三月初三日  
顧建牙誓師密以名捕捕者至李爲內應悉獲之二夷  
方宿椽門外并捕皆斬之梟首天未明城門閉募嚴營  
兵皆觀望震恐未敢動俄檄至告以首惡正法餘一切



無所問架乃大安侵晨諸司入謁啟各門頌鼓吹歷巡營中親撫之皆崩角稽顙迎慶更生初張之行也或請調兵笑不應或欲以兵助者辭私念營卒雖悍顧宗族墳墓在浙東妻子在營決不敢叛一旦豈然而起由操縱失宜以致憤激當無難處者原非陰謀一飽卽止而又適與事會因民變以收營兵之功安二兇以解各營之惑識者曰寇帶正所以繫頸卽營中甚黠者亦曰必有一日無恐不道數人止耳至是事定奏聞陞張右都御史兼侍郎尋召還朝顧徐李而下遷賚吳中丞褫職前監司奪爵貶秩有差按察使郝杰與馬非其罪也後

官至尚書右丞三十五年善言子維東進士戶部主事  
上書陳狀求復父原職致仕下所司

朱史氏曰是年余方以諸生應試從輿中望見張公方  
面多鬚且斑白矣眉宇欣欣似才而有度者尋入爲兵  
部尚書以功名終其定變也疾徐中節在有意無意間  
非胸有成筭何以能此然得力處在初請徐遊擊再請  
願憲副余入試夜半繳卷有衛軍盜燭與杖喧競不可  
制一貴官使服出座厲聲喝之衆辟易其人嘿嘿受杖  
去問之則頌也又聞一日營操士忽坐麾之不起徐遊  
擊入內林給持大刀躍出呼曰鼠輩速起手飽吾刀皆

愉以摘出數人割耳送臺迎笑曰此真將軍矣由是軍中肅然事在得人又在委用顧其本領何如才難不其然乎王介州與張故以文字相知稱曰沉深雅覲藏用不露露則無餘春之花也蘊含秋之實也荷孕愈收歛愈光華愈成就學問文章政事大略由此而人才因之矣

回夷

陝西有回夷一種大約國初徙回回于江南其未盡者散山谷生齒日煩俱從漢俗爲編民與邊外之種相隔西延慶平鳳漢間皆逼長于射獵不習耕種無積聚歲時視麥熟皆攜家賣藥謀命仰食他旁郡性直易欺中土暴子弟勿抗而徂之反侵侮奪其衣糈時有爭鬪官不爲理直曰夷耳何敢然轉加捶楚忿恚非一日矣

午李宗鸚趙進忠等阻山公行督撫高文薦蕭鳳奏聞詔曰地方官及時勦除不許借名招安苟幸無事然與土著雜處結婚姻有根柢作梗者指名可數江陵操切

直曰勦除而事實難行守土者遣人撫之李趙等皆納款解去報上江陵已歿蒲州知狀允行得免用兵相安者數年丙戌歲大荒夷五百人皆騎馬執其器由涇州走靈亭縣縣尉尹三聘帥邏卒逐之于是止高山爲壘居一日復犇麟游縣畧產諸什物分巡平涼李自強關西苗浮然告于都御史李汶請兵使千戶徐金以六百人令廷徵鼓行而進夷度兵至弗敵廼走未壽縣過分水嶺我兵追至王梅灣殺十六人奪牛驢五十遂走三水縣土橋鎮已走淳化鄭家山復走耀州與饑民合勢益熾遂據文王閣爲險固去州可四十里去同官

可三十里關內分巡田大年使叅將高節率兵驅逐與  
通判杜存合擊破之夷走同官之馬鞍山議者謂列兵  
塞隘口堅守十日可立斃潼關兵備原一魁西安推官  
張守軋執不可曰此古所謂乞活且窮寇也潰圍而下  
所傷必多其夕果大呼突出至某道坡去同官已百里  
矣諸軍追及射殺三十餘人餘盡走白水縣給事中顧  
九思劾關中諸臣畧言賊起必有所由始不行追論則  
踈縱之罪何以懲于前賊散必有所從去不知稅駕則  
蔓延之禍何以杜于後卻覆賊以乏食犯內地非兵不  
威然其數不多若窮極兵勢盡殺恐傷天地之和况夷

中順化者十居其九懼而生心或投北虜或走西番均非國之利宜止索渠魁餘得減死給粟釋籍可保無事報以斟酌處置明年進兵夷先已四散走所存無幾擒馬毛等十餘人報捷斬三人餘發口外失事者下巡按提問仍嚴保甲練屯兵夷人與民往還聽便勿得凌虐

印陽兵變

印陽設叅將一人其公署高廠

一日行都司

萬曆丁亥

都御史李材至故好講學諸生請開書院便肄業許之行相地謂叅將署地寬承平無事兵益弛散中多鞠爲茂草其將鄭印方解任可改而印縣舊廢學金星居兌

旗鼓列前可設帥府其實址隘不堪築托形家言文其  
說而道臣丁惟寧卽陽守沈鈇謬爲主不敢異同也十  
月初二日起工其日印已出城代者米萬春曾于離城  
之遠河鋪印忿甚進曰署已拆矣我去不必言公始至  
何處着足故事文武並重參將初蒞事陳兵吹角儀衛  
甚設惟稍稍紉于都臺而署中受叅謁發號令自如旣  
拆改新者雖議定尚無片瓦一椽權寄玄妙觀萬春大  
怒曰欺壓武臣至此官至叅府業已建牙并其牙門奪  
之謂我輩齊民不若耶事固當一決爭去就卽激軍士  
梅林王所能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印舊中軍杜鶴



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槍掠諸生首事者皆毀其家圍逼  
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至門外燒燬又索銅銀  
四千二百兩充賞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飛東速之  
又次日米入城金鼓銃炮過軍門履任擇戎服晉見仍  
勒上疏歸罪迨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再仍收  
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閩操行賞哨官楊世華云乘  
此旨賞近于劫庫米狂怒而心是之卽諷軍士告加月  
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惟寧入城一見米卽  
云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米勃然擁衆喧亂揮刀擊弓  
而上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敢

米亦氣慚丁僅得免以小舟遁去李避走襄陽太僕卿  
裴應章陞僉都來代訛言洶洶不一兩京臺省既又甚  
其說或有請勦者卽成卒一千五百徙其家且先發應  
章將至萬春出迎不敢不如禮且言軍情實然事非得  
已頓首請罪願檢梅林自贖裴深慰安之曰一人足矣  
將軍當共事終始以安軍心米亦大喜因入城鎖院門  
共飲草蔬米得寓目大約言臣以謁  陵行至均州接  
驛騎書林臣舒弘緒追論米萬春及梅林事而道路遂  
以爲有詔逮捕四十餘人且言梅林慄慄必不可逮及  
臣到郡先一使縛林已下獄矣不盡如諸臣言上下乃

安楚撫邵陸疏至奉旨材開佐惟官降三級鉄二級  
林庚死不及正法萬春視妻如故有劾者亦不聽材先  
以雲南按察使征緬報功授郎節鉞軍變上不憚欲  
重治閣臣密揭言軍驕漸不可長逐一軍門以快其志  
更難議罪尋雲南巡按蘇御劾材殺降冒功上發怒  
逮入欵以門牌說謊擬斬廷臣爭之不聽長繫十餘年  
釋出發戍閩中王鶴鳴後陞總兵僉南左府鄭亦摠兵  
在北邊有功萬春卒坐廢

辰沅兵變

辰沅兵餉凡三萬二千七百五十有奇口糧九千八百

有奇米六千六百餘石戊子以來水旱多逋負叅將奇  
德守備彭鴻漸請諸軍給餉由遠及近將三年內額征  
截數支領抵逋負之缺軍舍張勝豪素奸黠憤曰以新  
抵舊舊必沉爲烏有矣我輩何處得食壬辰三月合其  
黨米如學軋州哨兵潘仕遵謀脇補舊額分守陳性學  
以口糧金命官給散豪等自軋州哨各執兵擊破隘口  
約諸軍與俱並馳灣溪強虎哨破門毀屋居直走草坪  
攀城而入守備袁時太引兵伏岩山何如學至執之豪  
大呼曰立釋則已不且斷爾頭遁解縛卽馳洞口已馳  
清溪哨毀指揮公署其衆固已三百餘矣麻陽令羅俊

民使巡簡朱廷臣奉檄招撫不從竟馳水塘凹入麻陽  
掠酒食俊民令城中居民每家暫留四三人或五六人  
寄宿俾饜飽且犒之復給豪米五石金二十兩令解散  
殊不滿意必索原餉而後可請于守巡發沅州庫四千  
六百二十七金給之密下檄索渠魁俊民知豪得志不  
爲備先期遣人伏栗山凹俟其至撲而就縛如學穿隘  
走追獲于土溝中上聞豪等三人梟斬餘皆遠調餉金  
仍舊

斬黃盜

斬黃問故多宿盜道臣劄斬州其地下接安慶并受節

制蓋南京上游安慶當其衝江與鄱湖交會處帆檣如織土沃而輿民稠方千里間皆其淵藪也萬曆戊子蘄州盜梅堂等劫掠諸富民衆七十餘人宿松長溪山有劉汝國故以匠役爲郡邑教師雄傑有武用犯法繫獄逸出附堂其勢愈熾執巡簡枷項殺弓兵數人蘄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聞居民潘按能幹家有壯丁托以擒盜按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古車嶺擒堂送官汝國逃至太湖縣名而先番僧五人善棍剽客三人善刀箭汝國皆與游至是遇逆旅大喜會旱災無所得食衣裝皆盡遂乘勢嘯聚焚劫自稱順天安民王鑄銅符大

書刻富濟貧替天元帥汝國紅袍出入擁大蓋往來二  
郎河九富人積聚者借宿開闢招致饑民數十百人  
因欲犯觀音巖小丫嶺界上有守兵不得去遂焚燒楓  
香亭前二驛居民多逃指揮茹勳百戶鄭國重追逐解  
去蘄黃備兵副使陳朴上于湖廣都御史邵陞御史柯  
挺移應天操江二都御史周繼王用汲合勦給事中李  
廷謨過而問之上于朝餘次第皆奏報時安慶守李  
守約太湖令王一鳴宿松令文立本以入計行得免治  
治署篆者徵兵已丑二月守備孟儒周弘謨率兵過黃  
梅至宿松長冲庵道逢比丘數人貌狎律可畏不宿而

去庵內火已發矣度兵不足用怵于賊反爲耳目請徵  
播犄兵待戰會斬州倅陳策自負善射帥鄉兵數十人  
往弘謨止之不聽分前後隊繼發國等聞之自長溪移  
竹麻尖據險以待策決焚出不意乘隙從山後搗巢我  
帥仰攻賊乘勢馳下不能支皆潰走策中鎗死弘謨亦  
被傷走巡道陳吾德分兵屯太湖宿松自爲檄使二僧  
招汝國歸不聽反移書縣官謂豪家作惡取財賞貧毋  
以小失大二僧反命衆知其爲間也執而錮之汝國夜  
宿民家官兵攻之殺傷相當遁去一日乘輿入宿松城  
中適縣令亦自府至大懼會黃梅令來三聘桐城令章



守誠自後至聞之疾進令從棘大噪聲振數里賊乃避去復柵二卽河我兵襲之走清河灣廷議以賊久未平由互分彼此逼拘誤事請干上詰責乃合諸路兵分道入賊夜半焚巢而逐追獲二十餘人國欲奔師工山窺安慶入黃州渡江而是時德州盜凌子登亦欲竝起爲州守任春元所執於是諸將急追賊猶拒戰大敗悉走天鴛尖隨道斬獲百餘人追至金堂寺生得劉汝國斬于安慶市其年江南亦報太湖賊太湖卽震澤又曰具區中有東西洞庭山多巨室四周蘇常湖三府支港交錯皆有居民及哨守卒盜不可藏或虞饑則沿湖不

民入而揚帆劫商旅然亦不數數山屬蘇州凡貴官及  
使者至必以遊洞庭爲勝事巨室爲主置酒作樂其俗  
皆市買流通四方梨園時時往來一日天晴有數輩渡  
湖扮武備建旗揮戈鳴金大噪衆望見明盔甲緋袍互  
相驚以爲大盜巡徼聞之懼當報官然無主名捏爲殷  
應采上于郡邑達巡撫余立報浙撫滕伯輪會勦兩京  
臺省封事條陳几十餘疏而盜竟屬烏有也續報賊修  
忽不常曰桃灣曰沙塘曰百瀆夾浦香山嘴莫可蹤蹟  
最後謬云已解散矣于是條陳掣吳淞遊兵五百人或  
以爲將若遊擊統之于吳縣則備胥口石湖大關口白

洋灣莫舍漚於吳江則備葉港雪落港簡村鮎魚非溪  
塘開口於宜興則備沙塘烏溪定灣荆溪漚東蠡河陽  
溪漚下埠口馬跡山於無錫則備獨山浦嶺吳塘花渡  
橋而它闕道於丹陽則備七里橋於常州則備普濟橋  
於武進則備戚墅堰凡張皇者威餘次年余計借至京  
衆爭問于家近太湖傲于盜石對以不知皆笑爲癡一  
給諫詢及對如之走入携條陳疏出示曰江南根本地  
朝野得此信駭絕幾欲發京營兵助討賊子閉戶讀書  
若不聞固宜今高捷且服官不可不加意也

朱史氏曰太湖介在三府中雖云浩渺然余熟遊由前

所云盜可入不可出名曰絕地往年一商船被劫雇小  
漁舟數十尾之不得脫凡三日執而投之盜由此絕跡  
惟是湖州東抵南潯可七十里與吳江接界又十里爲  
震澤村左右皆有漾漸大左與湖接右迤邐迄于平望  
折而東南爲嘉善漾聯北比達吳江東走松江可三百  
里洄漩曲折間有汾湖黎里諸鎮衣冠甲第可以自守  
餘小小聚落多者百家少不過數十皆漁人盜所借而  
炊且泊者宛然東南雲夢彼一棹倏忽百里其實只隔  
一隈樹我終日盤旋不能越十里迷所向亦如洞壑在  
內貫串視外甚明我自外而視叢林密箐暗甚難以用

力非久習慣者不能進一歩稍得志也故在湖州謹備其東使盜不得乘虛西入西則運河橫亘南嘉興北吳江相去可百里支港不甚多小者塞之大者哨守防其出當無大害議者欲以蘇松兵使轄嘉湖夫捕役以盜爲佃戶表裏作奸漁肉商民而蘇松爲甚引入嘉湖坐窮山而聚虎豹其禍尤烈不如各守其境得能吏精心剔而捍之乃爲上策惟窩盜者甚多不可問不敢問聞嘉興之東有某姓者子弟亦列青衿厥行數十里盜皆仰鼻息態中丞值此不知何如亦可太息已

余歸田之八年爲崇禎五年壬申先太湖之濱有孀婦

得一枯竹枝宛具人形謬云此觀音大士也禮拜十餘年托夢曰旣虔事何不雕像早起果有匠來叩如夢留而成之再數年又夢曰何不用金如其言加飾前後三十餘年有聞者皆來禱頗驗近地孫方伯無子禮而盟曰得子助貲立廟逾年果生一子衆大詫香火輻輳遍江南延及江北山東日可萬人仕紳無不徃余亦不免逐隊其地吟浙直之交俗頑梗漁鹽爲生善訟結衙役橫行方建廟競起乾沒有狐而櫛者推一老僧復元爲主僧故能詩與余遊且三十年落拓衆所不喜閱三月廟成歸矣余之密戚某素狠有求不遂恨甚囑一土棍

資錢米呈南撫臣稱曰作亂聚金錢數萬以復元爲名  
將染及余余不察猶致書撫臣寢其事愈忿走南中與  
其兄刑部尚書某合謀益土棍二十金叩關先貽書按  
臣拘復元爲證尚書故深心與余爲仇必殺爲主者時  
方有陝西山東之亂且錢糧匱乏 上焦勞疏語較原

呈必加峻必銀臺不敢過 上見必怒速治追賊而先

五年集兄弟峻陶中丞攀坐余二萬金陶寧死不爲且  
遣人來言狀謀寢不行余淺衷時以爲言更益其怒終  
欲一逞此則適逢便會瘞不能自己者又聞復元一逮  
族人以余嘗之謂庇僧窩贓聳動 天聽余慮禍必

辨卽辨明亦已糜爛乃致書南撫臣告以本未謂干係不直地方卽撫按難辭其責莫若拆廟以泯其跡卽題知以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說又托一友從史深以爲然猶拘復元爲證余直發事有由來不可聽乃得止且以所貽書錄出見示有曰募施浩大往來混雜地方必有後憂僧尼決當重治宛然原呈語氣已盡見肺肝矣撫按細詢曲折一節推又探實力解于是疏語甚平謂廟已毀僧尼已解散絕無他事乃一二惡少所爲



萬曆元年四川都掌既平

見二卷

群蠻惕息一移兵似皆

可定然大征之後論功頒賞勢須休息解嚴而蠻種類

既多蠢蠢思動虺蛇盤結勢必出遊狼犬嚎跳卒難豫

料我之隄備未必時時處處申徹周密于是有三寨之

役有疊溪之役

昔者松嶺

有建昌之役有臙乃之役事在巨

細間亦自可迷而他瑣屑者不能及也

三寨者丟骨人荒沒古也松潘南路羗有四十八寨而

此尤暴桀時設伏弩飛鎗以伺遇者千戶王詒巡邊至

佯奉牛酒出迎受賞辭去行不百步至一崖下矢石亂

發死副使林應節赴任乘傳而過劫取財物傷二人家

屬幾爲所畧有司莫能禁我師艱于轉運賊往往從間道截殺死者甚衆連寇安化等開戊寅八月知事余希顏往給軍食諸羗自新塘突出裨將陳金相胡欽力救得免益公行無所忌我兵雖間有斬獲不能當十一道路幾絕兵使楊一柱與摠兵吳子忠議乃以指揮邊之垣曹希彬軍楊廣墩指揮徐承芳史載勳軍安貫頂守備康鸞軍雒溪屯游擊吳鯨軍羅鍋嶺叅將胡大賓軍木瓜坪數道並出而裨將易鶴陽亦率精兵從間道擊其東北羗嬰寨固守我軍擇便齊進斬獲甚多縱火焚丟骨寨益進延及人荒寨兩寨見火舉前後皆鼓噪自

相騰踐死者不可勝數盡獲其旗鼓及夷器鎗刀雜畜  
于是諸羗引其衆往來窰房間我軍跡至靖安墩生獲  
酋長一人斬之羗突犯歸化關畧我輜轂而去急追之  
遙望堅壁青上灣希彬之垣令所將卒自環爲營縱兵  
直前衝之羗盡東南散走追至小寨悉燒礮房斬捕甚  
衆易鶴陽墮厓下被殺子喜生誓復仇麇羗戰又死之  
承芳載勲適引軍至急擊破之焚沒古寨斬二十七級  
明年正月四十八寨喇麻番牌等六十餘人叩關言三  
寨實欲請降罷兵許之盡革一切雜賞編藉而白草番  
相近亦出寇掠嘉靖中巡撫張時徹擄兵何卿討破之

至是疊溪諸羌爲便跡及白草番議用兵然已久斷與  
梁逃于黃頭山後之間拒絕羌衆不與通石泉令強兔  
往諭其酋納麻舌皆降餘種落聞風俱至凡數十寨

疊溪

疊溪諸羌隸茂州夾溪立寨

名溪實河也

數出爲寇殺我百

戶陳克勤先指揮田賦稱貸于楊柳寨葉兒這五百金  
久負積怨殺人遂啓釁端結別寨羌圍金瓶平夷急指  
揮朱文達擊却之擊鬪日甚各有損傷萬曆乙酉撫臣  
維遵調天全大渡河兵進討監以副使劉禹謨偵楊柳  
將犯未太諸堡禹謨議先攻麥兒寨以分其勢乘風縱

聚黨千餘人公行東街姜坡道中用王者儀蓋所至乘風縱火敵殺官軍百戶梅枝春請有司逮問益負回不出裨將劉天俸調兵至建昌城中時越雋衛黑骨夷軍號獍勇凡三千人數盜邊大孤山尤甚殺把總余與國等三十餘人天俸不能制卻御史徐元太議大征總兵李應祥副總兵朱文達而下異道並進副使周光鏞叅議李士遵監軍期丙戌十二月六日出師先建昌而後邛合諸土兵先以二千人待河上我兵至彭土坎發火器擊敗之捕斬一百二十六級伍吼哨遁西溪合安守等人馬尚衆指揮張輔周度地形得山箐後別道可通

涼山科州乃以兵守半站橋阻諸酋往來文達等逐至  
阿囉哩大破之夷始震懼請降凡千餘人而伍咀咱安  
守尚依障木麻柳魚水爲險且倚盧白木及木拖爲犄  
角盧白木者伍咀咱之女兒也木拖者安守之所時往  
來也黃畫同知陳忠請伏兵以俟守果從山後遁走遇  
伏被擒諸羌降者復數千人伍咀咱勢大窘遁橙村小  
荒溝土人來告生獲之分兵搜諸山寨凡平日名捕者  
誅之畧盡惟王大咱走匿普雄土官瞿紹良從涼山偵  
得執而戮之先是黑骨夷阿弓阻嶺道劫畧諸巢既破  
獨存黑骨乃設伏大孤山何之果至就擒印部印久爲

火燒土圍碉房二百餘所揚柳來救我益發火器殺數  
百人旦日進至新橋堡度賊不右走水厓則左走牛尾  
令步兵悉渡河伏以待禽十餘人羗始請降我亦遣人  
招之降者二十餘寨不一月喇麻機又犯蒲江關指揮  
曹銓朱文達往援道遇蟬蟬溝諸羗千餘擊殺數十餘  
人喇麻聞遁去明年正月窩溝六小二姓諸羗再寇蒲  
江關文達逆戰賊望風而遁總兵李應祥副使黃焯謝  
詔案驗諸羗分別順逆議大征 上方念西羗事令中  
使張誠于會極門 詔兵部以貪功生事匿情養亂爲  
戒蜀撫益奮先治餉蜀輸陝者十萬四百有奇留之滇

以緝寇借蜀二十萬索之徵土兵播州楊應龍七千人  
西陽冉維屏五千人平茶楊光祖四千五百人翟弼兵  
七千人三月朔分四道並進破二十三寨斬四百六十  
六級四月二十六日治船筏渡河破十五寨斬三百十  
二級諸羌皆震懼求降下令各擒旁寨出劫者以贖乃  
許于是爭先來獻凡數十人生埋之

建昌

建昌土酋與軍衛雜居時作不靖萬曆初安守最著守  
本鳳氏之後鳳爲土酋逆止所殺計之數年未能定止  
既死其子伍咀咱克悍好殺守與相結盡奪鳳氏田土



嶺風起所竊于是使使者薄責卽獻出指揮徐韶文乘  
勢直走廣洪旯布諸寨皆破之是役也自冬月至明年  
七月二十八日共斬二千八十六級降三千餘人鹵獲  
本城非善甚衆

### 賦乃

賦乃者邛部屬夷也萬曆初常僭號稱王殺掠樂丁賴  
因諸村沐川長官安民以聞屬御史中丞曾省吾正罪  
會有九絲之役議寢乃建六堡以官兵一千二百人戍  
守久之爲患益甚丁亥都御史徐元太請討之李應祥  
總兵率都司李獻忠守備陸繼祖指揮尹從壽等將發

續畫司理吳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擺氣拍秧哥  
之巢東有牛他卯包威咱之穴而賦乃酋長撤假寨于  
安典親外兄弟依水海以爲險按輿地其間由回龍崗  
雪山可直走黑空山鳴龍洞兩河口大河壩可直走新  
厰崗唯是賦乃日夜與雷坡之屬處劉我人民無笑以  
素有採木之役常往來烏蒙尚索銀三百八十兩名爲  
買路他何可勝言今誠欲征之計莫若引兵屯兩河口  
以沐川土舍夷遵制平夷土舍王光恩王受宗兵三千  
山回龍岡攻其北非然則由謝家營攻其東非然則由  
木瓜大涼山攻其東南從之第恐建越兵道遠夾攻不

便乃下兵備鄭東昇議是時安興楊九乍已款塞歸降  
賊乃以氣拍秧哥西姑擺尚公行兩河口道中抄畧我  
分兵各守要害劉梁山爲大營先建昌而後越雋及馬  
湖獻忠令總旂胡祿引兵屯大赤口夷僕詐降請祿下  
山款語射殺之夷進圖涼山尹從壽引兵衝突不退撤  
回堅守賊又詐稱聽撫許令盟誓犒賞訖撤營行二十  
里夷伏兵萬餘蜂起官兵散走李劉尹三將俱被執事  
聞各治罪於是馬湖軍爲三哨偏將郭成等將之中鎮  
軍爲三哨遊擊周于德等將之建昌軍爲三哨都司邊  
之垣等將之副使李士達武尚耕周光鎬監軍叅政張

孫繩紀功叅政周嘉謨督餉刻日齊進馬湖哨捕獲生口一百五十四斬阿拍等首一百六十二級中鎮哨捕獲生口五人斬白祿等首二百餘級建昌哨捕獲生口三十二人斬二百四十一級俘及奪獲各有差求降者凡二千五百餘人歸我田土約六百七十五里歲貢馬匹隨蠟奉金錢如格阿什咱等二十六人斬馬湖市以狗御史何倬上善後十六事陳效上六事採行之於馬湖設屏山縣治之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一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二

朱國禎輯

寧夏之變

吟拜虜黃毛種也嘉靖中虜勢甚盛拜得罪其酋長父  
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投降平虜城守備鄭印隸  
麾下驍勇多武藝常擊虜大青山斬其酋九人拜與土  
谷赤阿木高鄭賜虎丁亥五人稱五虎將再搗虜花馬  
池有功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  
丁千餘請得專勅鈐束總曰石茂華巡撫羅鳳翔以聞  
報可壬是拜始植一軍十年授叅將妻施氏孕將產拜

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焰一妖物如虎入施脇下不見

拜急手劔之警覺產子狼虎貌梟啼名曰承恩

召半仙  
張道人

占之云一十一一十一一十一個蘇儲  
衆人笑之風樓前書第一六一不希其意

妾又生子曰承

寵又有義子呼寒呼雲呼洪大皆勇悍難制自馬市開

首虜功益少邊餉漸有減損開府者視此輩爲虛糜恨

不卽革去拜等軟望會士谷赤死其子文秀襲職陸指

揮共要結虜通貢市套虜切近黃台吉着力免打正各

台吉打松虜賓免台吉等入市夷凡二十八枝鄭賜方

爲撫夷遊擊病死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文秀曉暢邊

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拜推擇當入

衛舊例以降夷不得與恚甚請告已丑問孟請加拜副  
總兵致仕承恩襲所部既多且善戰見邊兵孱弱心輕  
之後二年辛卯例當閑邊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  
夏舉承恩文秀等項之党馨爲巡撫都御史馨山東益  
都人先爲西安太守以猛鷲驟致顯位既視事益嚴刻  
衆心不附其秋火落赤大入青海經畧尚書鄭洛檄調  
夏鎮兵著遣文秀率千騎西接拜塞曰文秀善經戰陣  
豈堪獨將乃見洛願以所部三千人與于承恩從征洛  
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齋以甚簡馬廐當易者亦不許  
拜不敢爭而心恨至金坂戰有功取徑虜地馳歸虜辟

易不敢逼益驕恣離凌下多縱其曹掾曷糧部下把總  
王徹等推拜諸不法上狀治以降夷實不問磬獨究曷  
糧事拜以賄求免獲念謝八種中以進

瓜生州上者

磬大怒

下其事河西道副使石希方鞠之石與党同鄉爲姻家  
凡事阿馨意遂執拜近倖數人治如律已而從末減拜  
自念効力西陲五十年受寵秩乃以衰遲見修辱不勝  
怨望承思念父不平又強娶民女爲妾馨羞之二十益  
賁又嘗面許咨雲守備以他事怒而止文秀遷遊擊入  
謝無加禮並怨之故事市馬給士伍倒亡者當追朋合  
朋頭肉臟銀簪皆嚴併未完者卽於月糧扣之丁卒咸



怨未敢發壬辰歲朝天鼓鳴占主兵謀時冬衣布花草

價銀久不給而馨查冒糧事愈急拜等益懼始與承恩

謀欲挾衆復歸虜時士文秀方守赤家堡烟兒塚

正通虜之

在承恩馳見文秀告以父意文秀阻之不果劉東陽者

靖虜衛人正兵營家丁也素梟桀矜誕有逆志每以馨

浚削欲爲亂至是遂勸承恩糾黨八十人入關王廟剖

羊歃血盟將飲衆曰今日舉事須一人爲主共視杯中

酒漚大者當之獨東陽漚八久不滅遂共推之期廿八

日伺鎮巡官宴演武臺時發難反形大露巷市洒洒坐

營江廷輔急上變請給前銀安衆心馨曰此有挾而求

漸不可長虜不畏族乎而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爲衆  
憤輕二月十五日丁卒催前銀并見領月糧猶不肯給  
承恩于是復糾黨至關王廟申盟亂遂決十八日巳酉  
賊盜聚入帥府白事維忠先知狀驚悸不敢出遂露刃  
突執石繼芳擁焚軍門營急與母及家衆上層樓賊且  
縱火不得已下執至書院同繼芳修之益合許朝朝本巨盜  
爲而悍骨功授百戶生何應時等盡焚公署收印符釋  
罪廢于萬鍾犯竊點  
囚略坡中劫維忠以扣胸激變奏時河東僉事隋府它  
事至鎮人通政穆來輔奉使歸併劫請招安以罷師夏  
鎮北樓最爲雄壯俯視城內外歷歷賊群聚其上東陽

下令禁搶掠殺犯令者二人

後東陽專主北門許朝南門文秀承恩西門南北俱

有關城與

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

遣標下張雲部寵諭降二十三日雲文秀兵五百互市中衛歸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疑而殺之二十五日索維忠勅印與之自縊東陽遂于翌日自稱總兵刑馬牛盟偽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文秀雲左右參將其黨為官較者數十人因挾慶王代請赦勅兵出先執玉泉營遊擊傅桓分王虎何安等據城堡聲言挾大虜取長安搆潼關會張雲等至東陽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不者馳而南下誰能禦我

時河西諸堡皆陷諸將非降即走惟平虜叅將蕭如薰  
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隨略鳴沙洲將趨河東全陝震  
動前是總督檄副總兵李駒攝總兵進勦乃于三月四  
日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洲張奇  
兵沿河扼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檄調以副使楊汝寧  
監軍攝兩河道務叅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土官都  
司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來攻爲內應惟叅將來保  
誓死守賊踰齊詐門拒卻之駒聞兼程馳至謀不得行  
賊始遁去若靈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翌日進兵橫城  
獲棄城守備張承勳而趙武兵亦至鳴沙洲轉戰獲賊

于正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翌日原任屯田都  
司蕭韶成陽以修渠來奔恣賊不執狀方遣叛人馬世  
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首拒我師當是時榆林蔽明安台  
吉虜切齒套酋十失免傳調東西台吉着力免莊禿賴  
等議暫封賊爲訥悶那顏

那顏虜呼官長之稱訥悶那顏者物穴地似鼠不安之意

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來援獨切盡批吉

批吉虜妃

止弗往着力免啗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衆盜邊而我  
調延綬蘭靖兵稍集駒乃分發渡河復各營堡廣武偽  
遊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舉圍  
堡靖虜叅將吳繼祖搆中衛捕王虎來獻石空寺堡亦

下獲僞守備何安二十日虜千餘騎圍邵剛堡千總汪  
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  
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  
池拜聞虜且至屬文秀朝分馳玉泉廣武迎之二十五  
日着力兔打正等控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  
河堡八屯演武場賊益拈城中子女媼虜至奉河東西  
地圖虜聲言已與唃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辮髮胡服  
糾虜攻玉泉趙武等悉力禦之二十九日唃雲引着力  
兔攻平虜堡叅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  
雲死并傷驍賊吳敖霸方蕭抗賊時奉 御座中門諭

諸將士以君臣大義有死不可背諸將士咸涕泣願效死妻楊總督尚書兆之女謂蕭若能爲忠臣妾何難爲忠臣婦盡脫簪珥出饗士士益感奮虜亦遁走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四月二日總督移師花馬池因撫切近妣吉諭虜無助逆急檄李昫援玉泉圍始解昫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翌日抵鎮城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誅棄城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罔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虜從董一奎總兵李黃副之尋以黃非衝邊才起麻潰自請戍代皆從之又命朱正色巡撫贊軍昫等既抵鎮城時延綏兵

五千最勁爲軍鋒賊于東北二門各出梟騎二千搏戰  
步卒列火車爲營五日我師盡銳衝擊多斬首級奪火  
車百輛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筭廷綏副總兵王通戰尤  
力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殺入北門招榆林遊  
擊俞德爲繼不至被殺

後賜祭每人各賻百金

通亦重傷還營翌

日賊脇慶王及穆通政隋僉事至南門城樓呼都司李  
鯤乞暫罷兵願縛獻首惡劉川白金等謾語支吾顧投  
誥勅城下示無所畏拜妻施時時諫不聽又翟珮而立  
謂拜曰此何來悖德不祥奈何自取奇禍承恩等推跌  
去之益發家丁出抗衆以軍乏見糧因賊求撫請暫假



此休士總督不得已許之于是諸軍皆退 上初聞軍

勝賞總督麒麟服銀五十兩蕭如薰三十兩二表裏比

退責問刻期勦賊不必顧忌

時部以宗室在城引

總督

乃日夜促飛輓調延綏莊浪兵取到神砲約十七日進

兵而着力免先于初四日擁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定邊

堡擾我以牽東渡本兵疏賊初起謀尚未定虜尚未勾

總督見王命可定下可以上之二必有縛首惡自贖者

乃遷延至此賊既借虜示以不可攻之形我兵雖衆心

志未一難以銳進乞切責學魯密遣通事往諭松虜毋

貪賊賄自失常年市賞之利其交既携賊乃可破又請

惡賞格擄呼氏父子封伯子萬金餘五千金都指揮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會史首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上並報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帑金五萬兩佐資時廷臣獻議者甚多御史梅國禎有文武幹畧言學曾素敢任事然變起徐徐就道豈其乏應變之才昧專制之義或亦首尾牽制輕動爲難况邊事煩瑣萃于一身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用豪傑前遼東總兵李成梁屢經戰陣紀律嚴明其子如松等負大將之才家丁旣多先聲尤重用之赴戰必有成功若慮權多分屬地非素歷則

于文臣中曉暢軍務實心任事者舉一人監軍其他空閑將領酌量委用于事尤便 上嘉而允之成梁在邊先以如松往部議請以司屬一員加京堂銜如先年征倭唐順之故事同往或言李素有異志不可遣梅復疏云李氏父子但當防之於邊左握兵之時而不當防之於廢棄離任之後今 皇上已洞察無疑矣彼世受國恩不以疑之日生其不肖之心而以信且用之之日反爲族滅之計此劉許所不爲者而謂成梁爲之如謂臣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願與李俱馳寧夏身戎服督戰功成卽日還朝倘中途事平聞報卽返若其不效則軍法

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疏入命如松總兵梅監軍紀  
功給符驗抽宣大山西精兵五千人往方西兵初退虜  
將深入總督告急請宣大援兵此舉適與之值亦朝廷  
得筭賊天亡之兆也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自來總督所徵兵道回  
遠臨河治舟筏猝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卽移靈州  
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洲濱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  
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本兵則謂下馬關距寧夏不  
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疏  
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爲聲援因移保定山西

河南各撫臣備漳關 上皆允之會酋妻使使來願要  
說着打二酋令無從逆敗而賞失中國意而蕭如薰先  
擒獲五酋長中有爲着酋所亟者願以金易蕭故持之  
以要虜虜頗悔恨與賊不無中離而賊日恣淫虐城中  
婦女實貨已經搜括尚恨索不已死者甚衆有闔門無  
噍類者禁個語犯者多斃于獄至迫脅慶府甚急妃方  
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并世子匿土窖中以被  
服置井上環哭賊見信爲溺盡取金帛及他宮人去比  
發窖妃已死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哮  
父子皆烏爵反推劉詩憲視緩急取二人首乞靈 朝

廷爲脫罪計不亦可說而逃虜還其故若招劉許陰授  
意字土黨不應者督府然其謀遣家丁葉得新往見朝  
與東陽俱授叅將餘陞三級因密諭拜文秀殺二人立  
功贖罪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問暴其謀執得新折  
脛下獄總督聞失計復檄賊開門放農牧不應而平虜  
被圍已久朱巡撫發援兵道爲虜梗不得達密簡玄甲  
數千夜循賀蘭山緣附而度抵平虜蕭得援出奇兵直  
搗虜巢斬獲頗衆虜咋指恨要呼拜同攻平虜雪耻賊  
緣是復與虜合未幾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蕙甘  
州原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

十一日進兵復抵鎮城下塹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戰多  
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掠橫城焚芻茭浮河掠秦壩  
等堡賊偵延綏榆林兵調征空虛益賄酋黃台吉妻縱  
男捨達大侄火落赤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制  
二十七日麻貴牛秉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抽練士七  
千人結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賊  
亦以步兵五千執換牌皆城中百姓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  
未至申獲級十六承恩自以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圍  
我糧餉二百餘車總督從花馬池將趨靈州亦被圍嶺  
援至得解二十九日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

攻城阻滾木墜石擲火傷者千數賊益出兵截餉道時  
巡撫朱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于五月  
四日抵州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多採柳梢蒲  
草及土修墊馬道賊覺來戰牛秉忠中流矢幾死承恩  
因率虜從唐渠攻一奎營以火藥燒柴草我師遂于初  
十日退還李祥堡拜率虜可五百騎攻平虜堡急麻貴  
精卒百人間道往援卻之十九日朱巡撫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賊詭請降先後送劉川等十餘人邀張  
傑入城爲盟聽招撫傑故與拜共事青海相厚善乃議  
遣江二十四日賊鼓吹道傑入城約後三日開門迎朱



巡撫傑至諭曰事起迫脅奈何縱殺掠拒官軍朝謝曰  
事已然無可奈何且屢乞招不得當盡殺王官吏北走  
可逃死耳傑曰督府累次招安何云不得朝乃述得新  
用間謀殺害傑未信卽昇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  
奴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磔汝何喋喋爲朝怒攢刀殺  
之傑亦被繫二十八日總督檄叅政楊時寧同麻貴往  
橫城撫虜許朝恐黨與日落好謂着力兔曰幸爲我主  
招撫後往受賞未晚也時頓兵已久賊陽請撫陰勾虜  
抗命平賊無期衆皆患之日本酋清正行長破朝鮮東  
方大嶽本兵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酋回巢重懸賞

格如東西各部能縛獻呼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  
 軍縛獻劉東賜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發阿  
 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購御史蔣春芳亦疏  
 請厚市賞糜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 上乃  
 賜總督劄一申令運者即斬以徇御史孫琬奏總兵李  
 响上幕府功非實賊劫我糧草二百輛失事 詔逮問  
 已以易帥非便免之六月六日夢熊至靈州帶神砲火  
 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浙撫常居敬發營兵千  
 人糗糧自辦叅將楊文率之濟師 詔嘉居敬忠義于  
 是分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响攻其西

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戰叅將孟孝臣護糧草二十日並逼城下拜等自北門出邊欲親往勾虜貴率叅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卻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火起爲沃水所滅拜旣與虜相結日夜從着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兵至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以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暗上南城次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皆爲砲箭擊却我師會食賊卽縋下奪梯牌益縱火焚攻具是夜

指揮趙承光葛臣戚卿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請內應約夜半舉火爲號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蚤南火未起城中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退齡縫城召城下兵不至承光被執欽急跳下城得免臣等皆死城中益携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見門外兵整嚴復返自後惟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歸党石家口詭招安望虜救然糧久殫氣消耗甚矣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語僉事隋府乘間同家人抱關防從城躍下傷肱不能起賊復絕執繫獄翌日定議水攻寧夏城西北卑下且與金波三塔諸湖河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

花渠形如 底遂達城築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  
決水以灌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行招着力兔如松調  
知狀使裨將李寧追及斬首獲印符令箭而賊別使竟  
與着酋奉黃金蟒繡致十失兔曰事急幸佐我徇靈州  
先壁下馬關阻饑道虜故貪惟利賄無意決戰時時應  
和隨卽去招之復來至是虜莊禿賴與十失兔合部落  
三萬先使土昧糾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  
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撤麻貴偵擊以牽打酋  
別遣董一元乘虛搗虜貴擊虜石溝旁虜倘佯交鋒卽  
退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總督因令遊擊龔子敬提苗

兵八百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一元尋報擣  
土昧巢斬虜百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  
苗兵遇之大潰子敬亦戰死然虜竟以搗巢解散賊援  
絕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  
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  
城中乏穀士盡食馬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翌日城東  
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叅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二  
十丈水頓減總督斬吳世顯以狗即前謀來保用靈州  
功免仍悉力補堤賊數出兵來擾多被斬獲城中饑民  
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國楨檄賊以饑民來報爲治錢穀

限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竟不應虜亦數關入會上  
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感于招撫  
縱騎往逮以夢熊代 賜劍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  
申令益肅謀知賊重賄勾虜且馮城鳴砲俟虜衝突嚴  
兵待之二十一日着酋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  
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如松遣李寧等馳赴黃磧  
口擊虜身率勁卒千餘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  
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部下縮胸者手斬二人  
殊死戰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  
殪二虜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捕斬百二十

餘級獲駝馬甚衆乃移虜級示賊賊始震懼九月三日  
浙兵至巳苗兵及莊浪兵至堤亦補完大治臨衝船後  
刻日攻城懸賞有能先登以城下予萬金後五日水浸  
北關城崩南關驛卒夏之時薛永壽等爲賊所逼符出  
米給軍違則立刻梟首因聚謀曰顆粒難得死賊何如  
殺賊且主將暫往北關也謂圍之易耳遂殺守關賊高  
天壽等五十餘人報行營如松遣姚欽規之信猶恐賊  
來并力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等盡趨北廛戰而我潛  
以銳卒往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皆驚散擒斬二百餘  
人總督馳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大恐急縱張



餘下城懇貸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逼大城數日不可  
破國楨謂如松曰賊今勢窮悉力憑堅攻之死傷必多  
若乘機行間庶力省事易集且可保一城生靈如松曰  
善而內外久不通莫肯往者有販油李登跋而眇應募  
執原給劄許啣氏殺劉許自贖十三日縛木渡至東門  
先見承恩諭意卽趨而出賊心動會總督亦遣王機以  
蠟書行間十六日圍愈迫東陽歎曰遂至是耶先土文  
秀有疾東賜等三分其衆至是少瘥殭起聚飲殺之曰  
奸頭頸母爲他人所砍拜父子聞之愈疑懼百戶石棟  
王英冠帶官周國柱三人素與啣交然度其必敗間以

賊中動息輸官承恩勢既威甚來詢石棟棟曰周圍柱  
見事審而決彼雖事東賜然與朝有怨豈呼誅之既至  
語之故曰始勸爾勿爲此不肯從今將奈何不得已有  
計但可全爾一家不得顧人也承恩曰幸甚遂定計殺  
許朝父子國柱走北樓殺東賜皆懸首城上釋諸被囚  
者出迎于是如松揚文等先登如薰麻貴承嗣等繼之  
拜承恩青衣蒲伏道左大城悉定方北樓火起李如樟  
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噶氏  
尚擁家丁自衛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噶氏以賜劔  
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許以不死出

楊文奉總督令執之如松等急提兵圍拜家拜方與牛  
秉忠等飲聞承恩已擒秉忠趨出拜衆猶欲拒敵如松  
給箭令卸甲拜倉皇趨闔室自焚如樟部卒李世恩從  
火中斬拜首生得承寵呼洪大文秀弟文德及何應時  
陳雷白鸞陳繼武等總督蔘熊巡撫正色御史國楨隨  
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而國楨以殺降有違言題  
詩驛館交章上衆議謂御史主守信總督主行法兩不  
相背要以遲一日便法不可行竟亦服總督之能斷也  
捷奏 上御門受賀前總督學曾免逮爲民檻致承恩  
等獻俘十一月磔承恩斬承寵等頒示天下及四夷君

長母施以勸子不聽反言得免死

初道人占夢一十一  
十乃二十應萬曆二

十年也十一十一應十一月十一承恩受刑日也一個

蘇德衆人樊蘇德歸國物象寧夏賊與官軍互攻也五

鳳接前書第一方欲捷樓前承恩凌

承恩凌刑法司致詞第一也慶濟復寧夏今年

租王妃方氏特

詔褒異發五千金賑宗室葉夢熊陞

右都御史廕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

梅國楨太僕少卿各廕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都

督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蕭如薰署都督同知妻楊

氏勅旌獎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

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

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正千

戶其輸款有功者周國柱

國柱字寧夏人卽畢寫氣一曰畢馮氣又曰畢邪氣皆寫字

之說也以家丁爲隊長個慮有義氣東賜作亂僞署爲

中軍與諸生尤風隣相善風勸之圖賊曰未得間徒死

無益也賊後程于常信堡守堡百戶陳縉誘殺之賊

甚伺縉出堡誘之支解大罵而死妻梅氏自經賊使國

柱將兵攻堡故縉行令鳳弟維然中往洩之民得他竄

承隱既事急召問計不應固問徐曰九秀才嘗言諸將

軍有皆贖死奇貨也第不知誰先得之承恩頓足曰吾

恨不問此言幾爲文秀所笑意遂決謀欲召二人飲

醉誅之國柱曰爾家前後左右皆戈鉞之士且以一制

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南柱往北樓乘間取東

賜也承恩曰然吾以猛卒五人佐若國柱曰東賜甲衛

如林五人突爲形色一察必敗通公事柱一足矣十四

日庚午逆明風震蔽天承恩通呼朝門者曰許將軍已

往南城考試賊卒不覺察而致納師承恩急往見朝

曰將軍何取問此有密事登樓議之衆下曰將軍知

周國柱有異心乎吾與將軍斷共首語未竟承恩家卒

世富大宜達曰外管礮向樓無宜久駐此承恩疾下朝

後從大宜掖之梯半世富抽朝佩劍砍之首頸梯下分

兵擒其子萬鍾及夷漢深家丁悉斬之國柱見馬塵還起  
 有刃聲知事濟乃被鎗登樓伴謂東賜曰官軍已入而  
 城乎何援授也東賜驚起凭軒望國柱自後砍之不  
 走入側房支戶國柱破戶梟其首出衆譁曰爾何敢  
 將軍國柱叱曰誅一逆賊何弑之有奴不避死急走官  
 軍蓋斬汝系乃敵國柱縱火焚樓於是開甕城釋二王  
 來輔府及所執七十人驛呼而出曰國柱活我北樓為  
 東賜所據聚實貨其中悉被焚國柱後從征虜應龍立  
 功官至參將陞都指揮使初議寧夏功成封爵後廷議不  
 詔免行俟後有甚亂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明舉行無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給事中曹大咸等劾穆來輔  
 隋府陷賊依違緹騎逮問戍邊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  
 事立祠廕子世正千戶久之虜着力免宰僧亦縛送叛  
 人馬世傑張敖霸等請市宰僧即打正也

平播州

播州之楊傳已八百年州名始于唐以處遷客所謂非人所居者是也楊之始祖曰端先太原人仕會稽爲望族徙京兆家焉唐末南詔叛陷播州僖宗乾符三年詔募兵往討端得異夢應募至瀘州合江直入白錦軍高逢山立砦結土豪吏蔣黃三族爲久駐計伺蠻入寇出騎兵擊破之授武略將軍遂有其地唐祚移後梁端憂憤疽發背死于牧南嗣四傳爲昭二弟各擁兵其一據白錦東遵義軍一據南近邑揚州討走之入滇無子會莫州防禦使楊延朗子貴遷持符至廣西與昭通譜卽

留爲嗣蓋宋贈太師中書令業之裔孫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後也十四傳至鑑則我太祖方平湖湘諸谿洞酋長皆歸附洪武五年鑑入朝貢方物納元所授金牌及銀印賜綺幣衣物設播州宣慰使司以鑑爲宣慰使學士宋景濂作楊氏家傳甚詳敘略曰播州夷獠錯居時出爲中國患楊端楷唐之威靈帥師深入遂據其土五傳至昭胤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來爲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聲德懷而群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前人又三傳至選留意禮文尊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學民風爲之一變又二傳至榮封疆始大建學造士



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繼尊尚伊洛  
之學言行之相顧一如鄒魯之俗昔之爭鬪斂攘之禍  
亦幾乎熄矣何其盛歟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據有土  
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宋涉元幾六  
百年穹官峻爵珪組照映亦豈偶然之故哉蓋蒙詩書  
之澤涵濡惟深頗知忠盡報君之道或天有以相之歟  
楊文公大年所作貴遷之先人誥辭其中書令業則曰  
向事僞主當朕親征爰屬危機能傾丹款其莫州刺史  
延朗則曰奮身軒陛効命疆陲均甘苦而得士心裨金  
革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

矣世奕光榮而弗絕者雖本於天其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域中廣袤千里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羈縻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爲播州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爲關東南俯江爲池蒙茸巉削世受封爵外統八司爲藩衛內倚七姓爲羽翼居然輿區八司者黃平草塘二安撫司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雖楊氏所轄而賦稅皆納貴州設通判駐黃平主之七姓者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爲目把大事諮決焉田係思州宣慰裔永樂改土爲流族多入播張龍虎山舍餘遷居已久夷中最重族派與楊世

姻婭者也數入朝無定期永樂七年楊昇奏所轄當科  
篤雍等十一寨蠻人梗化不服聚眾劫掠請發兵勦之  
上勅昇撫輯如不從令鎮遠侯顧成經畧昇遣官宣諭  
遂皆歸化宣德時楊欽正統時楊炯楊綱景泰天順時  
楊輝成化時楊愛爲州人張淵等奏其不法狀遣少司

寇何喬新等往訊淵坐誣誅

輝二子曰友曰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愛之屢欲

奪嫡而安撫采箱長官毛釗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茶之以故亂階輝不得已乃嗣愛而愛友之心終不解所幸長官與輝何淵曰德通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而戚戚與仲主爲誓祇胎口實于後人何不別爲孟主地雙貴而朋立是使五主糾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奈何淵曰天霸諸酋主公部境也山菁險遠難而易凌誣之曰賊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爲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

韓瑄重安長官張通計之將以疏請瑄曰天霧諸苗方  
耕服役皆願民也奈何以賊誣之瑄大怒遣出源又言  
不重治事終難成復呼入杖死通皇恐叩頭曰諸苗誠  
賊也乃從輝署名疏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遂命  
都御史張瓚督兵進未交鋒強者散走老弱皆投降瑄  
通賂于瓚瓚乃盛陳友功曰謀勇寇軍手刃七賊誠設  
安撫司于安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  
年纔十三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爛土  
諸苗齋果等忿天霧以無辜受戮時時攻安寧瓚又疏  
請于凱里寨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  
怨于淵淵屢謀殺愛不克二十二年丹章諸苗寇安寧  
四川參政謝士元副使翟廷薰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  
播詣愛家置酒大會回至重慶視學過州民齊社士元  
等因坐學宮觀之愛獲携酒以往訓導楊禮者介士也  
然諫曰視學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畧去等威故及下  
屬痛爲明公駭之士元等大驚而起淵自知不容于愛  
乃嗾友誣愛通苗越境爲亂報之貴州守臣而致齊奉  
人路義令通賂上下安撫宋結獲之以報愛愛乃易書  
于義僞以人往義信之詣貴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不  
聽且曰播州非我轄也義復書于友言都堂鄭汝主張

爰得書以報四川守臣友洞大懼乃誣疏受嘗言夢騎  
龍登天上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也又嘗立嵩呼門金水  
橋以擬宮禁身衣龍袍夫稱國主天主妻稱地主獨立  
局院有大監名色廷議大駭命喬新錦衣指揮劉綱會  
四川都御史劉璋御史何鈞等官鞫之綱以妖言坐死  
士元等落職義劑籍愛友皆論死驕克友發保寧關住  
未幾友黨某友以歸與愛友殺不已愛死子賦嗣賦死  
于相立與友子張尤酷虐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  
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  
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相宣慰屬治四川  
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諺云骨肉鬻髓參商播亂弘治時楊賦普安香爐山之

捷 賜蟒衣玉帶嘉靖時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  
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烈請還塋有水烟天  
旺地近水西宣慰安萬銓屢被奏不可得至是要之必  
歸地乃與樞烈陽許之樞返烈既嗣背約仇殺相攻剽

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奏言三省接壤民苗之衝若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渡開貴州石阡之龍泉司各立哨堡於重慶偏橋等衛委指揮三員督兵防守仍移銅仁參將於石阡移思石守備於龍泉控扼播州犬牙相制增設重慶府通判一員駐龍泉撫順該州民夷督理糧稅道臣以時巡歷皆報允應龍烈之子也生而雄猜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從征喇麻諸酋先登多斬獲又征九絲賦乃楊柳滿卻敵氣蓋軍中先後賜金幣萬曆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上司而

蜀將或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于是往洪江洪江先墳  
墓所處也修起祠堂置守塚戶而所居僧飾龍鳳擅用  
閨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別嫁已飲田氏兄所  
乘醉封刃取張併母首屠其家是歲萬曆十五年也既  
酷殺樹威人人惶恐初惑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  
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怨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益結  
關外生苗爲翼肆劫掠至十七年黃平安撫羅承恩草  
塘安撫宋世臣等及張氏叔時照飛文告龍反黔撫葉  
夢熊請大征而蜀三面隣播士大夫率謀搆倖處西南  
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世恭順數赴川貴

軍門調有徵勲翦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艾穆等並  
主撫與黔異議有旨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乃就彭水縣適中處聽勘二十年蜀以應龍難制逮詣  
重慶對簿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  
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  
千兵報效詔可釋回播治行尋報罷蜀撫王繼光至  
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往者皆被殺詰之則曰關外苗  
爲之我不知也蓋夷性素驕蹇應龍尤甚方勘時所委  
官皆以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  
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



粹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  
劫若就刑戮既淹繫一獄吏得挫辱之厚索金錢上下  
輕重萬端殆不可堪龍又自謂前後屢立功七姓實隸  
我例得生殺亦何至助若屬急持與我爲難也以是一  
脫繯輒颺去不復反顧而張時照等奏復上繼光力請  
與黔撫林喬相會勦尋得 旨戒以貪功妄殺二十二  
年正月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都司  
王之翰一軍軍川南由黃平湄潭入副總兵曹希彬一  
軍軍川北由永寧緝麻入參將郭成一軍軍川東由安  
穩松坎入三道並進前指貴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

令黨穆昭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萬弩齊發之翰  
軍覆殺傷大半承嗣頗有斬獲將進會繼光以它事劾  
罷卽撤兵委棄輜重畧盡黔兵亦退御史薛繼茂乃旋  
上撫應龍因上書自白 上謂本酋朝廷原無意必誅  
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史報與本酋奏辨順  
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息移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  
任與承嗣同黔撫鎮相機征勦頃之承嗣疾歸兩省議  
未決 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  
事劉一相贊畫會應龍遣人携黃金入燕行間爲原  
奏目把何恩執詣綦江縣聞于朝又以重賄良材卽家

致兵部尚書田樂樂亦參奏上下議論騰沸勿論康貪  
一口主勦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蜀御史王慎德上書謂  
贊畫可罷報已有旨既總督至察永寧酉陽暨馬千斛  
皆與龍通姻嫌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仇讐計先翦其  
枝黨然後以檄曉譬應龍可以坐致大略稱引呼劉王  
梟事宣 國威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  
而頭立致麾下若蚤爲計吾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唯  
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閹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  
爲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詣龍所問狀檄撤  
綦江烏江兵諭奏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水西宣慰

安彊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彊臣趨  
應龍就吏得贖罪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  
之彊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乃上書言  
奏民伏兵伺殺往有明鑑誠恐中計不敢出有如辱一  
介臨播而問其心軍法無恨總督許之知成都王太守  
士琦有膽畧調代史記勲爲重慶守令奉檄詣綦江趣  
應龍安穩聽勅太守屬綦江令及經歷李應春遊擊吳  
文傑前往宣諭李吳故素與相識者應龍乃令其弟兆  
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餼郊迎叩頭以備資餼率甚盛  
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

多奏民也使君幸在車騎臨貺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  
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曩奏勘地也卽以五月八日  
軍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膝行而前叩  
頭請得比安國亨國亨曩亦被訐懼罪不出界今安穩  
乃綦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  
太守爲請總督許之委兩贊畫及道府並以七月二十  
四日詣安穩應龍囚服遠迎蒲伏別本云應龍擇親肖  
已者十人齊往聽勸  
竟不出大應龍人所共識竟能進掩人耳目當時有縛  
贊畫有道府且不抵重慶移而就之彼何所憚不出縛  
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  
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補舊欠糧稅不許侵擾地方非

刑害人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  
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  
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  
論功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都御史歸朝重慶守  
卽陞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  
悛日求其子出獄不得愈忿五司七姓奴輩窘我若非  
盡殺恨終不滅且自恃兵彊官兵終無奈我何而可棟  
尋死重慶則益心痛促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趣  
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矣擁兵騁千餘僧招魂  
而去分夷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

搜戮秦民劫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之硬  
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皆願出死  
力是時有黃七爲應龍謀士進言曰某何能爲惟孫時  
秦秦一口智囊也今在長安得爲軍師方可以成功乃使  
陰聘之既至謂欲圖大事必先取重慶次及成都以蜀  
王爲質割一隅而守之徐觀天下形勢應龍曰不守近  
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謝遣之丙申秋劈餘慶土  
吏毛乘雲棺磔其屍已又掠石阡大都壩焚劫餘慶草  
塘二司遍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  
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熹家明年丁酉春三月流劫江

津縣及南川七月臨合江索其營袁子升繞城下嚮割之十一月石砭宜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母軍與應龍私單寵千駟謀奪長子千乘歸于是聘應龍次女爲繫援因緣朋奸說謀益甚明年戊戌王士琦調征倭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奏營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提兵跡且至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而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黔撫



江東之疏請防禦 詔令擒獻惡目正法蜀撫譚希思  
御史趙標請于合江碁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  
二百名扼岡門碁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部覆如議而  
經歷潘汝資好談兵黔撫奇其意明年己亥二月令同  
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應龍遣朝棟  
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  
祥走天邦國誘罷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  
斬與汝資等俱死于是黔撫坐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  
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  
湖貴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局因移劉綎督兵還

蜀議大征總督五月終馳至蜀卽請設中軍標兵益調  
募浙閩旗勇將士先撤總兵萬整自松潘移重慶并調  
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六月初應龍乘我師未集  
大勒兵犯碁江分屯赴水猫兒岡遣婁國等以偏師一  
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  
撫身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  
廿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碁江城數匝遊擊房嘉寵  
誤蕪火磚反傷守兵賊乘勢登城嘉寵巷戰蜀兵爭謀  
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  
焚掠盡取庫金猶索縣印符爲據掠貲財子女一空老

弱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爲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發兵清理總督乃日夜徵調漢土各兵重慶亦獲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賊本穴鼠乘虛反嚙徒以安忍猖狂旣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得下益結九股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時冀我如往局曲赦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甫出門卽欲投錦江不肯東無可奈何時移文詰責示無遮絕意計以緩賊賊

果具文來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作好語糜之止駐會  
城調度已上聞破碁江追襁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  
之爲民緹騎速兵使王貽德賜劔懸賞嚴旨進勦  
總督益調南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改  
湖廣駐偏橋貴州總兵童元鎮駐平越專候大舉已劉  
將軍綖以十月至蜀時總府草創無可恃綖素有威名  
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方以赴師淪期克爲事官又素  
與應龍眠人皆疑之牢不可破于是總督延入臥內輸  
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九絲功爲比綖大慟願誓  
死報效總督乃騰書于朝謂蜀人皆言可用今細察本

未非縱無以制賊策勵使之必有成功方事亟朝議無  
敢異同遂委縱專制而總督治軍益有次第賊微聞

上無意肆赦廣結生苗大治扼塞以黔兵弱時偵黃平  
平越間總督前檄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十一  
月應龍乃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  
已又出掠偏橋興隆鎮遠諸衛接管九股生苗平越新  
添黃平龍泉所在告急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橋重安  
三處實楚黔滇要害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  
出楚無黔且無滇議每處置勁兵萬餘通道因疏叅黔  
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上怒逗遛革職立功以李

應祥代而故總兵沈尚文且裝騎速治上以楚地遠  
濶撫臣遠不相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  
師廷推江鐸往總督頒賞格爲諭苗雜言廣招慰明年  
庚子正月五日應龍勅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  
備楊惟中擁兵三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事往鸚鵡  
溪上土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鑿妻  
子並死于賊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夔川孤懸  
賊方移兵進攻聞蜀金竹官壩營撤回兵金竹官壩南  
川信地也正月二日石碇宜樵馬千乘軍鄧坎賊乘懈  
于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金竹青岡

甯虎跳關七寨十四日西陽宣撫冉御龍進攻官瀾斬  
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遁益二捷有以牽  
之矣初洪邊宣慰宋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及龍反承  
恩得請兩臺絕婚黔撫令率土兵三千協守烏江桃子  
營至是應龍遣楊珠等輕師遠襲切承恩留圍中時二  
月七日也自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  
滇浙粵西兵皆集土司如西陽石砬永寧天全鎮雄平  
茶邑梅水西又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  
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分八路蜀分四路一綦江  
總兵劉綎將叅遊麻鎮等隸之督以叅政張文耀一南

川總兵馬孔英將叅遊周國柱宜撫卅御龍等隸之督  
以僉事徐仲佳一合江總兵吳廣將遊擊余世威等隸  
之督以叅議劉一相一永寧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  
制叅將吳文傑宜撫奢世績等隸之督以叅議史旌賢  
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叅政張棟川南  
總監以叅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  
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元鎮節  
制統宣慰安壘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  
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總兵陳舜統宣慰彭養正  
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弼受舜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



龍泉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  
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則叅議梅國樓沙溪  
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與隆則副使尤  
錫類監以叅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叅議唐啟東紀  
功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功以副  
使路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其黔楚巡  
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可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  
文武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  
每路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驚曰今番  
真天兵與昔不同總督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爲期移

鎮重慶節制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  
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決不可信也先是蜀  
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  
未幾茶江捷至茶江自東溪入橋並峻嶺茂菁楠木山  
羊崗臺等峒奇險為賊目穆炤等盤據勢最重劉將軍  
獨當之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峒三月朔楊朝棟等統  
苗數萬分三路來戰鋒銳甚我師夾攻綏身自陷陣苗  
大驚曰劉大刀至矣奔潰朝棟墜馬幾為我獲始茶江  
諸苗自分往屠城罪不赦又賊忌綏威名冀首挫其鋒  
屬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茶江馳南川盡焚積

渠渠無能爲也及朝棟及賊膽破益爲守禦計而諸路  
捷音相繼南川則西石二司先登初八日尅柔木關烏  
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尅烏江關翌日尅河渡  
關陳將軍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奪天都三  
百落諸國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  
澄會哨益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上怒童元  
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諸水西不  
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  
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  
不背漢自是二氏交絕劉將軍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

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峯挿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  
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  
戰陰令陽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  
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堅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  
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瓜海  
雲險圍且壓海龍圍而量海龍圍賊所倚天險飛鳥騰  
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江鐸已抵任陳將軍奔急  
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圍安強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濠圍  
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圍死守每路  
遣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荒降卽斬使焚書無爲所始

虞緹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緹械其人軍門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開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微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于圍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圍以火炮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旣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圍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待死矣會總督聞計蹙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圍前陡紀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

圍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劄水西懼曰吾不爲  
亡播積也與鎮雄引據先以五月廿八日拔營去時又  
兩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身先  
士卒破土月二賊應龍寤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  
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圍營火燭  
天傍徨長歎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  
矣翌日凌晨我師登圍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  
皇同愛妻二閨室縊且自焚吳將軍廣獲首子朝棟及  
妻田氏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懸總  
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

朝棟兆龍等百餘人輦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  
重慶則賊去歲破綦江日也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  
將軍功寇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士漢兵爲  
南川將士先入關最蚤尤雄偉不羣十二月獻俘 闕  
下大司寇請到應龍屍磔朝棟兆龍等市梟示各夷并  
戮田氏馮干駟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卽其地分  
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真  
州改真安州卽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舊  
爲夜郎縣仁懷舊爲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爲川貴  
要區改置州縣三湄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爲雍安縣

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遠衛建學增驛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逼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烟天旺及它甌脫頗衆黔撫郭子章許界水西川撫力阻久之與而復奪遂生變

播州既立府而皮林上下諸苗尚通誅皮林在湖廣極西地連貴州廣西山峭箐密隸貴州之黎平府府與五開衛同城衛屬湖廣苗屬貴州漢夷雜處土田交錯耕種不得不同畔有無時亦相通勢在必爭平居軍糧苗弱結怨日深干戈一起苗肆報復其惡日恣吳國佐石纂太彭舉楊永祚等爲之魁播州之亂實藉其力二十



八年湖廣兵三千勦之敗沒透入永從縣官吏俱逃反  
據爲穴知縣李宗周新至寄居五開者年餘會討播州  
未暇及也至是命陳璘討之江鐸暫管軍事貴州廣西  
協勦九股苗隸貴州者諭招撫無助賊鋒已聞毋喪許  
歸行至長沙復回沅請副使魏養蒙張天德爲左右監  
軍叅政梁雲龍督餉副使王應霖紀功明年正月陳璘  
率叅將宋大斌遊擊江騰龍等進兵廣西兵分六哨總  
兵李如梓統之監以副使陳勗自懷慶縣入貴州兵分  
三哨總兵陳寅統之監以副使袁應文璘至五開衛議  
賊屯縣城甚堅城前平田後爲峻嶺兩翼險巖攻之恐

腹背受敵探知潘老巢及賴崗峯岡等處苗之腹心互屯犄角須先搗絕其後勁分八路並入破賴崗峯岡大小三寨宋大猷克龍巖寨諸將皆有斬獲二月初夾攻潘老寨諸苗來戰皆擊破之遂平其寨留兩營兵據守別將沈弘猷至地青寨斬擒頭目華海等十五人進破草坪其東爲文冲灣係中石運餉之塗地頗寬平各立三營候應接尋鄉導攀險可七十里賊迎戰敗走部兵兩翼而上賊走岑鬼坡卽昔所謂銅關鐵寨者攻三日破之各路兵俱就進報捷賊退據龍頭貫山其險尤甚官兵圍之廣西兵亦至分部力攻賊盡死以抗一柵將

破復擁一柵我兵列營布守凡十餘日守備陳九德攻南嶠奪關而進賊大潰走生擒石纂太共斬五百八十二級楊永祿及其弟永長遁去尚馬田良代領其衆永祿妻石氏被擒審知城後門山陡人驕而守懈乃選驍銳梯城而入巷戰原任叅將黃冲霄擒尚馬守備丁寅擒田良餘黨良袍良帕俱被執斬四百二十六級縣城始復事在三月二十六日彭舉吳國佐迺入天遁四十八寨皆以計擒之事平是役也廣西報擒斬二千餘級貴州兵斬四百餘級撫天煤一帶共九十七寨立廣化營九股堯谷龍谷諸巢蔓延三省寨至數百江內九股

在下通五開皮林江外九股在上近貴州自土司劉玉  
海被修以來歷五十載不通王化且助播爲虐旣與皮  
林接壤恐其誕誘遣官審勘皆願降附結管認糧于是  
皮林授絕三省夾攻元惡盡擒餘皆招撫八月獻俘衆  
議以黎平府永從縣十三長官司割屬湖廣則湖北之  
藩籬已固平溪浪浪備橋鎮遠四衛割屬貴州則黔藩  
之堡障彌堅從之李總督平播後聚軍中銅器鑄鼎分  
三等給發各土司永鑿戒其銅鼎銘曰 維星拱北惟  
小朝東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其 惟敬  
八念祖庶不墜厥宗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以爲不信視

楊應龍又鑄銅標一高一丈三尺銘鑄於上豎海龍國  
之頓銘曰 皇帝二十有八年播人告訐天皇赫怒爰  
整六師以誅不供百十有四日盡俘群醜遂瀦其宮設  
吏治之方三千里始入皇封我勒銅標永鎮西南臣李  
化龍江巡撫爲碑銘立石紀功銘曰 上御極廿八載  
泰道熙薄四海維玄菟暨朔方相繼亂自取亡彼播酋  
背世澤敢效尤作叛逆肉蜀民及黔楚血成川骨成土  
今 皇帝怒嚇斯命臣鐸總楚師馳自燕詣境上申號  
令飭鎧仗同心誰中丞君直指使兩監軍大將舜騰如  
斗力如熊世無偶更小心奉約束威凜凜嚴部曲初出

兵破敵營五圍潰賊乃驚破三渡渡水丹賊聞之膽益  
寒遂乘勝搗巢窟夜半起戒戰卒不撓鼓不張燈攀懸  
崖如蟻騰抵賊棚立津幟殺伐聲動天地賊詫駭類瘡  
痍道楚兵從天下探虎穴擒虎子虎窘逼雉經死諸脅  
從囚攸治蠻父老稽顙至飛路布未央宮天顏喜仙桃  
紅西南夷各內憚憚天威不復反爰鑿石勒茲銘王  
猶塞王心寧中與外諸勞績垂無疆照遐邇後三年甲  
辰正月敘播功進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  
衣衛指揮使郭子章陞右都兼兵侍江鐸贈兵侍各廕  
一子世錦衣指揮食事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劉

綏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陞  
都督同知加實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  
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  
道張棟楊寅秋張天德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  
彊臣胤澄母鳳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  
廕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  
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大  
亨改兵部原廕加級世襲賜金蟒職方郎中申用懋候  
巡撫缺推用童元鎮已謫戍得開伍

朱史氏曰播州一案當時用兵不可平曰可甸三面

隣夷且借爲用而播爲最勁此不可制四起效尤無窮  
並無黔滇且分八路剋險關彼猶倔彊如故勢安得已  
日旣剋矣因而郡縣之不可乎曰可悉天下全力夷  
二千里輿區爲國家開土開疆此盛事也勢亦不得中  
棄然奢難未發憂其多費旣發舉若摧枯者何曰此  
朝廷徵土兵之失也夷本犬種犬之穴可奪犬之性不  
可違驅犬噬犬又投以骨狂獺噬喋自戕其類爲力甚  
易故用之本地可隣省可它省則不可江浙嘗用之矣  
爲民害甚烈而先朝虜倣計無復之乃始議及用逮其  
性夷乃益驕至山海十八萬之徵夷居三焉有窺而動



亦積漸使然固自無惟易稱作事謀始况兵謀孟浪始之不慎有能善其後者吾未之聞也

### 遵義連陷

遵義初設議兵將防守歲用七萬金後減爲三萬然俱無人額相沿二十餘年可帑甚訕府州縣吏書併各差役多異籍亡賴魚肉土著於是舊民浸沒生心矣承寧切近奢効忠父子垂涎擅殺威遠衛百戶劉訓等家又欲挾迫土城千戶表見龍兄弟而見龍放棄強盛悍不敢發萬曆四十八年見龍與加銜守備雷安民援遠陣

沒崇明父子拍掌稱賀天啟元年重慶未變先已發金  
刀紅袍子女玉帛糾合把總石良陳加興安鑿等及心  
腹阿易逃水西酋魯仲賢莫德等立應龍族人楊維新  
爲興國君土城袁氏殺戮殆盡專委逆黨扶國禎奢宏  
等於十月內率兵犯府城是時兵備李仙品推官馮鳳  
雛方督兵援遠知府杜天培知縣劉人表病死同知張  
起鵠署嘉定州印署印通判袁任素失人心挈印先逃  
一時軍民悉被追脅倉庫焚劫俱盡陳加興等復率兵  
攻桐梓知縣洪維翰不屈死典史黃起鳴走至忠萬起  
兵仁懷原無正官望風奔潰數百里間烟火盡絕獨真

安州險遠賊未能入張同知時在嘉定卽棄印從鎮雄  
借徑入遵行至畢節爲西賊所留成都方被圍朱左伯  
燮元在圍中檄碁江令鄒昌魯南川令韓應龍真安知  
州楊汝昇同土州判駱麟綬陽知縣任寵募兵扼險固  
守黔撫按遣貴陽府推官徐清督叅將焦瑞麟等兵至  
任寵等各率兵策應遂復府城追成都圍解水西發難  
黔兵一時撤回扶國頑乘間再據是時李副使馮推官  
督援兵回救而李已改官敘瀘獨馮推官單騎直入招  
流散與任知縣率陳一龍駱麟戰賊於金刀坑俘斬三  
百餘級遂入城據守時左伯已得撫蜀之命委叅將周

之德來治兵託故避往重慶水關二酋遂於七月二十三日乘夜火攻馮推官家寨不敵與經歷袁一修司獄蘇璞俱墜城死真綏兵潰退桑木關獨守備楊通常據守栢楊圍扶國禎等屢攻不克參政吳光義尋於九月十六日督通霄及守備任國纘領兵乘月色追殺西兵悉逐過江因府城兵糧俱乏遂復撤回僉事趙邦清已履任督叅將秦衍祚侯良柱張泰凱守備李棟等各統漢土官兵由綦江進松坎別分盧僉事同沈崇極由小路進挑竹壩趙僉事廉得綦江偽總兵袁衣繡爲從逆渠魁新以徇又使侯良柱進攻斬石良三父子因而招

撫如趙國璽安鑿羅安良陳守江陳加興等相繼來降  
共率夷民六萬有餘入內地安插二月初七賊憤揚通  
雷固守率兵攻圍通雷必守終不能克任知縣復率駱  
麟戴鳴鳳等策應夾攻賊遂大敗扶國禎楊維新俱被  
傷逃奪糧食器械無算天啟三年三月二十三侯良柱  
陳一龍等會兵進安羅二村將以搗蘭逆寅忽糾水西  
兵八九萬來衝二將俱潰僉事盧瑛田督兵至落紅招  
撫羅華王正相等屢有斬獲至是亦潰賊因永寧告急  
旋即退兵六月初八日趙僉事與同知冉峯通判連鎔  
入遵義青蒿白骨腥穢觸人通非世界矣